

中華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七年一月出版

# 講演彙編

第三十一期

第三十一期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說因果循環

過年之今昔觀

因小失大

法令淺釋

管理寺廟條例

國民常識

移民論 續

第十二節 結論

講演彙編

目次

選選

續

續

第 三 十 二 卷

目 次

二

推行陽歷之管見  
儲蓄兒女教育費

選

人格修養

說天足

生計指導

工業談

人力的工

續

陋俗改良

戒吹

續選

附記

糾正陋俗布告

## 說因果循環

朱鏡可

世界上凡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 別事且不論 單說這因果兩個字 確有至理 有因必有果 斷乎沒有單有果而沒有因的 也斷乎沒有單有了因而沒有果的 所以這因果雖似乎是兩件 實在循環不息 確有如響斯應的情形 叫人半信半疑 可信可否 從有人類以來 就存立在天地之間 一若冥冥之中 彷彿有個人在那裏主持 直到如今 千古不滅 你說這是什麼緣故呢 近世科學發達 迷信衰落 現在國人差不多都不講因果循環以為是迷信事 殊不曉得迷信是迷信 因果循環自是因果循環 實是兩事 二者斷不可相提并論 現在先把關乎因果循環的俗謠俚諺來說吧 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 積惡之家 必有餘殃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遠報兒女 近在自身 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種種警人的話頭 雖是老生常談 其實仔細考究起來 的確是經過了許多的閱歷 跟多次的試驗 才成這種至理名言 按

說我國人對於這種俗話 幾於婦孺皆知 又何煩本員來囉唆 但是我國從維新以來 國人略知些科學 而道德根底 一落千丈 把這因果循還 與迷信打在一起 於是誰也不管因果 誰也不知報應 人心一天壞似一天 鬧得人人只逞私慾 不顧道德 只顧目前 不計將來 唉 眼看着就要陷入禽獸之境了 提起來真正令人毛骨悚然 想諸位誰不打抖噤 也有點杞憂吧

反對因果循還的人 常把西儒赫胥黎的天演論來駁詰 說什麼物競天擇 優勝劣敗 無所謂因果 無所謂循還 殊不知赫氏所說的優字 不但是智巧機能 連道德信義也包括在內 并不是既講優勝劣敗 就拋棄了道德 只知在人群中占優勢地位 那陰毒損壞 強權武力 喪心昧良 蔑視天理 種種行爲處心 都用的是這個路子 鬧得舉國上下 誰都傳染了這種毛病 諸位試想想 現在我國人心日趨卑劣 天下靡爛 兵連禍結 不可救藥 大官竟有反抗中央的 武官竟有擁兵自衛的 冒牌兒的偉人 只曉得胡吹亂哄 到末了無非欺詐取財 自吹牛的

政客 徒說得天花亂墜 結局是實在搜括民脂 總之誰都壞了良心 無非求自己地位優勝而已 上等社會的人 既然如此 那中等下等社會人 更不必說了 有說這許多人 既然喪盡天良 何以又富又貴呢 豈不是天道常福惡人 那因果報應之說 全然沒有了嗎 殊不曉得這在愚人的眼光 看着是如此 其實要仔細考察起來 近來的局面 此因彼果 此果彼因 忽長忽消 忽勝忽敗 忽贏忽輸 報應彰彰 沒有一天一人不在因果循環之中 如按照事實試驗起來 歷歷不爽 不過當局者眼花心迷 醉生夢死 沒有覺悟 你不要看得許多惡人 現在得勢得法 所說要報未報 時辰未到 斷然沒有造了惡因 而得好果的 按我國歷史上說 古來神奸巨蠹 有那一個善報的 近在自身 遠在兒孫 決沒有逃過的 按現在民國時代論吧 那喪盡天良的大富大貴人 有幾個善終的 早先是三世一報 如今是現世現報 本員也無須明說 諸位自己去捉摸 沒有不明白的 總之因果循環 實有至理 就怕自己不明白 能够明白 謹慎言行

講演彙編

短篇演說

四

沒有不有好報的 道德信義 本來是人身立身的根本 根本能够堅實  
不壞 那枝葉還有不茂盛的嗎 本員今日說了許多迂話 諸位當作說  
佛法也罷 說陰騭也罷 千萬不要說是迷信話 當作過耳的風 辜負  
了一片苦口良言 不要緊 實在諸位自己對不起自己的天良了 (完)

處大事當大任

堅持正理直道

而行毀譽不爲

動利害不爲惑

生死不可奪方才

算得是立定腳根

(錄湖南通俗報)

## 過年之今昔觀

錄陝西講案稿

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惜取少年時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此乃唐時教坊名妓杜秋娘所歌詩句 今日爲何說他 且聽我細細講來

我姓俞名言 字仲和 今年七十二歲 一生不知經過多少患難 閱過多少悲歡 習過多少學業 幹過多少功名 到於今白髮滿頭 只剩一枝竹杖 扶着個龍鐘潦倒的身軀 到處遊行 逢場作戲 知道的還說是個有心世道的人 不知道的只說是個老廢物罷了 那也不必管他 今日諸君到此 有許多金玉滿堂 子孫繞膝的人 朋友見面 分外眼明 開口盡道恭喜恭喜 新年大吉 還帶着些紅男綠女 擁後追前 出門遊春 好不暢快 這些歡娛景况 老漢昔年也曾領略過來 但是於今想起 未免追悔平生 只恨少受一番箴砭 想我當三四歲的時候 無人不誇贊聰明 每逢過年 各家親友 送來



飲食玩物 不計其數 金銀裝飾 真把人扮得像廟中塑的那善才童子一般 引的那些拐子騙子剪絡兒 跟上一大串 像這樣無益的耗費 實在不少 於今差不多的人家 小兒過年 雖然一樣裝新 却不比我那小時百般妄費 這可不是人民貧苦 倒是社會上一種好處

到了我有七八歲時候 也有教師管束 每日雖有玩耍的時間 巴不得過年好看熱鬧 覺得三百六十日 很不容易有新年 後來漸次長大 反覺得一年容易 才過新春 又到臘月 也不知道拋去多少光陰 年年換先生 時時買書本 每到冬間 父兄便來考察功課 見我老不長 盡 睡罵一場 也就完事 於今一世無成 未必不是那時候只盼過年 種下的惡因 這些毛病 小兒童犯的 不止我一個 不曉得社會上有個改良方法沒有

十幾歲以後 知識漸開了 父兄師長拘束也嚴了 每年只有新春半月 任我閑耍 除演龍燈扮故事敲鑼鼓看戲外 各處賭場曲院 無不走 到 漸漸把各種賭博玩藝 都學會了 每逢過年 總有幾十串輸給別

人 回家亂扯謊 說是把錢遺失 久而久之 不但過年 就是平常也還不清嫖賭賬債 於今想來 雖是我少年失足 究因過年放假 藉着與人同樂的好名色 才受了害 現時社會上雖漸漸改良 其實這種風氣 並未剷除淨盡 每遇過年 便盼望大家 不可信那放任主義 誤已誤人

當我二十歲以後 新婚夫婦 過年更爲高興 兼有朋友往來 春酒不斷 終日酒地花天 不知人生有何等事業 一醉三日 一睡兩天 漸至百病發生 連鴉片也上了癮 後來戒脫 好不容易 自從這番痛苦以後 才知道人生在世 不是玩的 便去發憤求學 無如腦力不及從前 一年比一年退化 經過年度愈多 學來本領越少 文不成 武不就 坐吃山空 家計也中落了 不得不出來謀事 東奔西走 一年又過一年春 不知不覺 兒女成行 每到年底 債戶全都上門 因此想到過年 便發憂愁 於今老了 看見過年的人好熱鬧 便替過年的人着急 恨不得大家都把酒色花錢的事 無論甚麼時候 都減省一點

到了三四十歲 我仍是百無一能 各處風土人情 也看慣了 應酬交際 越久越多 最苦的是往來拜賀 簡直一個正月 都忙不過來 任甚麼事情都不能作 於今把賀年的事 已經推倒 凡是新人物 便不在外面講究 直比從前好的多 這也是社會上實事求是的一件事 當五十歲的時候 我的大兒子 已養下娃了 二兒子要娶親 小兒子要念書 長女要出嫁 作父兄應盡的責任 一日重似一日 家中又沒有許多的田地 一家十餘口 柴米油鹽 直逼得無法可使 田園株守 滿面愁容 有幾個相契的朋友 見我是這樣光景 都說我財運不通 勸我自此以後 每年元旦日早些起來 把財神爺接一接 自然就會興時 我心裏想這事恐怕有點靠不住 他們又說南村胡家 父子三人都生得愚笨非常 除過辛勤以外 再沒有旁的能力 但是敬財神的心很誠 這幾年確是發財興旺呢 俗話說 窮極呼天 這也是人之常情 我被他們一席話 說得疑信參半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我就黎明起床 將香案菓品等類 擺得整整齊齊 家人把紙爆一放 我就恭恭

敬敬的一跪三叩首 口中還默念保佑發財的話 正在那裏敬神 忽聽小孩叫道 後房裏的柴草 被爆竹引燃了 偏不偏這一天 人家都關上門過年 連救火的人也沒有 簡直把我住宅 燒掉了半院 我才知道自己沒本領 敬神也是無益 後來探得胡家發財 都是日積月累 辛苦掙下的 不是財神爺平空送給他的呢 近來科學發達 迷信早已除破了 有些人家 還有這樣陋俗 我自己比較起來 真慚愧得很 六十以後 身體漸漸的衰弱起來了 不但作事沒精神 連飲食都減少了 回想人生得力 全在年富力強之時 到此老病頹唐 深悔從前那些好時光 不該把他虛度了 這個時候 我到了直隸 在李文忠幕下當朋友 那一年正月初一日 省中文武齊來督署拜年 文忠對他們說道 中國舊俗 實在可惡 爲什麼新年一到 無論大家小戶 都要一齊過年 連半點事情都不做 無論在甚麼地方 碰着熟人 就恭喜賀喜的亂喊叫 實在不知道有什麼可喜的 有什麼可賀的 一日之計在於寅 一年之計在於春 自初一至十五 起首半個月 就把他糊裏

糊塗混過去了 和古人惜寸陰 勸日昃的事一比較 可惜不可惜呢 抱愧不抱愧呢 再者人生七十古來稀 至多也不過數十寒暑 過一次年 就老了一次 想到今古光陰如電過 一生與草木同腐 豈不可驚可怕嗎 他說這話的時候 有好些人狠不舒服 我却很以為然 從此每遇過年 我也再不向他致賀

今年整整的七十二歲了 綜計一生 所以不能建功立業的緣故 都壞在二十以前 不問世事 每年正月 定要假借新年旗號 狂嫖闊賭 一下子弄得一年都收不了口兒 現在所以有衣穿飯吃 還得力於三十以後 能够猛省回頭 如若不然 還不知道怎樣的流離困苦呢 我現在有五個孫子 年紀差不多都大了 今年元旦日 我還要他們讀書寫字 和平常一樣 並不是刻苦他們 因為少年人 血氣未定 心一開放 就要多少日子 還不定收束得來收束不來呢 孔子說 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 俗話說 壯不努力 老大徒傷悲 老漢是過來人 所以說得痛切 盼望有子弟的 都要管束嚴密一點 萬不可說是過年過節

任他疏放 偷說不要緊 就讓他把賭博的事學會了 更讓他把自由放棄的毛病慣下了 總要過一次年 就新添許多學問 增長許多道德 才叫做德業與年華俱盡 才叫做不虛度光陰 那杜秋娘的詩 就是叫人不要把光陰錯過 大家可以想想其中的意味

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孔子語)

名譽者人之第二

性命也 (英諺)

不孝父母而盡情於他人

無益也 (梭格拉底語)

鼠疫預防方法

生萊菔(即蘿蔔)不拘多少切碎以食鹽拌浸約兩點鐘再用生蘇油拌和每日早晚餐食之以解熱毒煤毒化痰升氣使熱不內伏

又方

金銀花 三錢 野菊花 四錢 甘草 二錢

薄荷 一錢 生白芍 二錢 生熟蘿蔔

子各一錢五分 右藥七味如在疫氣傳染地方或自覺略有不適即用清水煎服

## 因小失大

錄陝西講案稿

社會上無論是誰 你若稱讚他是好人 他必然喜歡 你若批評他是小人 他必然惱恨 可見這愛好名譽 人人都有同情 但是一件 大人的好名譽 不是隨口奉承的 小人的壞名譽 也不是任意指斥的 必然人有何等行實 旁人才將何等名譽贈他 行實的大小 便是人品的大小 所以說要名實相副 才能斷定是那一等的人 若是名實相反的人 任你將他隨意扶高壓低 畢竟不能算爲定評

孟子書上曾說 從其大體爲大人 從其小體爲小人 孟子說的那大體 便是人的心 小體便是耳目口鼻五官四肢 從大體的意思 就是要人常在心上用功夫 教人常想着道理 想明白道理的時候 自然就存心正大 存心正大 作出事來 也就大了 照這樣存心作事 正大人 能不算他是大人麼 從小體的意思 是說人只在耳目口鼻上打主意 譬如耳聽聲 眼觀色 口頭講究吃喝 身體講究穿着 終日勞勞



碌碌 都是爲着飽煖安適 快耳悅目的事情掬閒賬 似這樣行爲 瑣屑卑鄙 那能說也不是小人呢

孟子還說出一個比方 說是一個人單保護着一個手指頭 倒把肩膀背脊都忘掉了 這人便是一個大荒唐家了（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又說有個植樹木的人 把梧桐楸樹各樣美材棄去不種 却只種了些酸棗小樹 這個種樹的人 便是不曉事沒價值的人了（今有場師舍其梧楸養其槭棘則爲賤堪師焉）又說一味愛吃愛喝的人 旁人就都輕賤他 因爲他只顧養了小體 把大體全然忘了（飲食之人 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孟子這幾段話 便把大人小人的真正品題 給人說得明明白白 照這個法兒觀人 誰是大人 誰是小人 當然不能有錯的了

可是古聖賢的言語 都是將這個道理垂訓後人 讀過孟子書的人 自然是將道理講明 做事便不致顛倒錯亂 但是我們一般人 沒讀過書的甚多 難道就都永遠不明白道理麼 這却另有一說 大凡世界的道

理 都在世間的事內藏着 我們一般人 容或有靡讀過書的 斷未有沒經過事的 我今天便將兩件俗事拿來 對大家說說 雖不能比讀書的道理 也可以作處世的經驗 從前戲曲上有一段故事 說明朝正德皇帝 出外私訪 行到山西地方 裝做乞人模樣 沿街喊叫 自賣本身 却是一件要給人作父親 旁人聽了 都說是瘋子 偏有一個開店的王小二 看見這乞人年老無依 因想着自己從小兒父母雙亡 半世沒得父親 便把這位乞人買去 做他的老子 每日奉養 極其孝順 這乞人皇帝 住在王小二家中 將地方上的事訪明白 回到北京 便把王小二 封了一個親王 哈哈 開店的做親王 這不是幾句父親叫出來的嗎 我想當今世上的人 一見人說我是你父親 便要還言罵他 那兒還有把旁人認真當做父親的道理 所以俗話嘗說 王小二買爹 只有一個便宜

這段故事 我們鄉間人 無論男婦老幼 差不多都知道 其實這是毫無來歷 不過從前有心世道的人 要想勸人存心忠厚 因而編下這段

有趣味的故事 演成戲曲 社會上的人 不知不覺 就受了他的感化 從此流傳印入人的腦筋最深 便永遠留下這一個吃小虧佔大便宜的趣話 無如世上有一般淺人 平常最愛佔小便宜 在自已以爲得計 遇事毫不審量當做不當做 只圖有些小利惠 便一往徑情直行 常常因此把事反做差了 不但便宜不能佔 到頭還要受苦累 發後悔 社會上有這般人 偏偏就遇見這種事 畢竟贏下的不够賠 得下的不償失 你若不信 我有証見 從前某鎮有家錢店 每日做些兌換生意 那日來了一位鄉下老 拿著一封信 和一包銀子 進門說 煩勞掌櫃先生 替我念一念信 說是他兒子在外縣做生意 寄回來的家信合銀 他自己不認得字 因而請人念與他聽 舖子裏一個夥計 人狠精幹 當下把那人的書信拿過來 念了一遍 念完了 那人便要在這舖子裏將銀子換錢 這夥計便把銀子在天平上一平 錠件數目 合信上字 字相同 分量却比原數多重二兩 這夥計不該犯着古人一句（利令智昏）的話 他便不說銀子多出半頭 只說和信上分毫不差 當下兩個便

講市價 論成色 買賣做成 銀錢兩清 以後那人便出門走了 跟著  
又來一人說道 方纔換銀的那人 是個專做假銀的騙子 舖子裏的人  
聽見這話 便把銀子剪開一看 呵呀 果然都是些灌鉛爛銅 當下慌  
了 立刻出門追尋 轉過幾個灣 可巧撞見 便一把扭住不放 那人  
道 既是我的銀子有假 我拿我的銀子 還你的錢是了 但銀子已經過  
了幾個手 如今收轉來 必須稱一稱才好 一邊說 一邊走到別的舖  
子裏央人一稱 比原來銀數多著二兩 這一下子可不了啦 既是我的銀  
子 怎麼與原數不符呢 分明奸商私造假銀 磕詐鄉人 是何道理 當  
下要打要告 那夥計經手之時 做下昧心事 一到這時候 反害起心虛病  
說不出來話 沒奈何央人說和 除換過的假銀不算 另外還出了幾  
串錢 算是賠了小心 你看這一場買賣 做得着做不着呢 假使當初以  
實爲實 不想侵吞他的二兩銀子 又何致於上他的當呢 (未完)

鼠 疫 臨 時 救 治 方 法

生石膏一兩至八兩 元參四錢  
至八錢 野菊花四錢至一兩  
金銀花四錢至一兩 連翹四錢  
甘草一錢 薄荷二錢 丹皮四  
錢 射干二錢 川貝母二錢  
右藥十味如疫已染即用清水煎  
服不拘劑數全愈爲止再南方水  
土淺薄石膏元參野菊花三味似  
宜少用仍視病人體氣如何務宜  
詳細審之

## 管理寺廟條例 續

文宗沛

###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條所稱寺廟以屬於左列各款者爲限

一十方選賢叢林寺院

二傳法叢林寺院

三剃度叢林寺院

四十方傳賢寺院菴觀

五傳法派寺院菴觀

六剃度派寺院菴觀

七其他習慣上現由僧道住守之神廟（例如未經歸併或改設之從前習

慣上奉祀各廟是）

其私家獨力建設不願與寺廟論者不適用本條例

按這條係分別寺廟的種類 寺廟的種類 雖不止此數（尙有什麼宮

講 演 彙 編

法 令 淺 釋

十九

呀 閣呀 如玉皇閣天后宮等類）然大致不外此 考佛法入我國係在漢明帝的時候 漢明帝夢見金人 遂遣蔡愔等到西域求佛法 得着許多佛經佛像 用白馬馱回 建精舍 名曰馬寺 以供佛像佛經 隨後又建十個寺 以安僧尼 這就是我國建寺之緣起 從大概說起來 寺內住的是僧人 觀內住的是道人 菴內住的是尼姑 院內住的是女道 到了後來 各地有各地的風俗習慣 也沒甚大分別了 私家獨力建設 不願以寺院論的 如私家獨力建設的詞堂等類 既不願作為寺廟 就是私人的財產 應該照着私產保護 故不適用本條例

第二條凡寺廟財產及僧道除本條例有特別規定外與普通人民受同等之保護

前項所稱財產指寺廟所有不動產及其他重要法物而言所稱僧道指僧尼道士女冠而言

案我國的各種廟宇 為數極多 其中很有極富足的 土地房屋 連

楹接壤 固不待言 就中的法物 如神像法器 有以金銀珠寶做成的 經典等類 有極可保貴的 到了近年 無保護之法 有些廟宇財產 外爲豪強劫奪 內爲主持僧道等偷盜 不在少數 真是可惜 有了本條的規定 就可以受保護了

第三條 凡著名叢林及有關名勝或形勝之寺廟由該管地方官特別保護 前項特別保護方法由內務部參酌地方情形定之 按名勝係言風景之優美 形勝係言地勢之扼要

第四條 凡寺廟在歷史上有昌明宗教陳蹟或其徒衆恪守清規爲人民所宗仰者得由該管地方官開列事實詳請該管長官咨由內務部呈請大總統分別頒給左列各物表揚之

- 一 經典
- 二 法物
- 三 匾額

按此條係表揚的方法



第五條 各寺廟得自立學校但其課程於經典外必須授以普通教育

寺廟創辦學校時須稟請該管地方官立案其從前已設立之學校亦同  
按現在的僧道 實在有爲世詬病的地方 說起他的行爲來 有一大半是奸淫邪盜 無所不爲的 說起他的智識來 也有一大半是昏天黑地 經典一切不知 普通知識 一點沒有的 不耕而食 不織而衣 在宗教中爲敗類 在社會中爲廢民 這等的僧道越多 於國家及社會上 就有大大的害處 所以要加整飭 必須先從教育入手 教育的方法 又不宜偏重經典 一方面必須授以普通教育 使其有普通智識 故有本條的規定

第六條 凡寺廟之創興合併改立名稱並規存寺廟須向地方官稟請註冊  
第二章 寺廟之財產

第七條 凡寺廟之財產按照現行稅則一體納稅  
按從前的寺廟財產 有不納稅的 但現在既然規定寺廟財產 同着私人的財產 愛同等的保護 就應按照私產納稅 方爲合理

第八條 凡寺廟現有財產及將來所得財產時須向地方官稟請註冊  
按此條言寺廟財產之必須註冊

第九條 寺廟財產由住持管理之  
寺廟住持之傳繼從其習慣但非有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得繼承之  
前項住持之傳繼也同着私人之繼承相同不過私人由子孫承繼僧道由其徒子徒孫承繼略有不同近來常有外國的僧道來我國意圖霸占寺廟的財產所以本條有非本國國籍的人不得繼承的限制

第十條 寺廟財產不得抵押或處分之但為充公益事項必要之需用稟經該管地方官核准者不在此限  
案現在寺廟的財產 由着不肖的住持僧道 抵押處分的很多 本條既有這個限制 凡是官署及人民遇見寺廟有這等情形的 就應該嚴加干涉 以保公益

第十一條 寺廟財產不得籍端侵佔  
按本條言不得籍端侵佔 可見籍口公益或辦學 未經官署允許侵佔

廟產者 都是藉端侵佔

第十二條 凡寺廟所屬古物合于左列各款之一者由住持負責保持之責

一 建築雕刻繪畫其他屬於美術者

二 爲歷代名人之遺跡者

三 爲歷史上之紀念者

四 與名勝古蹟有關係者

(未完)

窮困者人之第六官能也(德諺)

古語云 萬物之中人爲貴

西語云 世界之上人最尊

人不以自私自利爲念則國無搗

亂家無紛爭 (楊君德勳語)

## 移民論

齊樹楷

### 第十二節 結論

移民事業 如果辦成 種種效果 自有許多 只是天下事 辦理甚難 上有規畫宏遠的大臣 下有艱險不辭的志士 再用許多綜核精詳 志操清貞的屬員 奔走輔助 許多信用素孚 聲望素著的資本大家 往返招徠 精神感召 氣類旁通 到那窮邊大漠 都是人煙稠密 氣候溫和 教育大興 工商發達 那移民的效果 自可一件一件的數算出來

第一是邊疆充實 人的大病是內虛 國的大病也怕內虛 人內虛 氣便不能充體 國內虛 人便不能用地 有這塊地方 也像沒這塊地方 這地方有出產 也像沒出產 譬如偏枯 四肢雖存 不能運動 又這們久於人世 民既移來 養人的東西 都成了大用 把這地方 整理的齊齊楚楚 掃除的蕩蕩平平 充實的氣像 一望而知 尙是有人

伺察也覺無妨 那還有虛空弊害

第二是內地鬆通 元氣不流通 腹滿也可害人 我國內地 百姓生齒日多 地力幾乎不能自養 近幾年來 獎勵工商 力謀生計 還沒甚麼大工場 養活窮人 窮人無所歸 地面必不能安靖 移來的一多 十八九歲以上的 獨立營生 可以養老 四五十歲以上的 也可以養小 內邊的人民 移到外邊 外邊的糧食 移到內邊 東西多 吃累少 那還怕生齒日繁 設甚麼早婚的禁令 擇種的苛政呢

第三是國財贈長 國家費用 原是取之於民 若是民人生計 日窘一日 國家財政 也要窮乏 近幾年來 辦理新政 庫帑空虛 一看地方 幾幾乎羅掘已窮 抽提無術 移民一多 荒地開墾 可以增賦 以致森林牧畜 產物愈多 物價愈廉 國家有修造 也是費省工堅 財力有不雄厚的嗎

第四是國防穩固 邊境空虛 內患固多 外患也難免 就按東三省說 日本窺於東 俄人伺於北 蒙古一帶 兩國也日日探察 因為地方

無人 有人也愚昧無知 所以各國生心 侵陵益甚 移民一多 出的租賦可以養兵 若要徵兵 地方人自衛身家 亦沒不爭先趨附 不但常備有兵 就是無形地方 也藏着百萬雄兵 各國聞風 自不能再萌異志 邊防雖遠 那還有叫人佔據的呢

移民有許多好處 誰不知道 只是着手之初 不免畏難 招集許多人 須有兵保護 又要平道途 修房屋 沿途照料 還要住宿飲食 供給不窮 國家籌這筆大款 恐怕一時不能湊集 這是財難 辦墾務的人員 自來是無弊不作 聽說局內的人 每月都有數千金不是需索墾戶 蒙蔽國家 怎們有這樣進項 但是一局這樣 一局這樣 一經着手 便要染指 這是人難 二難既並 大業自無時克舉 不知國家百姓 人人有外移的性質 人人有自營的才力 若把墾務局的弊病一除 把口外賊匪的禍害一去 自然不須國力 人人以往 一轉移 已可成功 爲甚麼遲遲不辦呢 近來邊省大員 也知道移民要緊 只是經營太廣 不能專意拓殖 以致無功 有人招集大資本家 出外經營 當

此急則治標 未嘗不是善策 只是西國大地主的弊害 已經埋伏 有人願借外債 經營這生產事業 說的不是沒理由 理由不是不充足 起是如此辦理 那用人不當 也是可危 我國人見錢眼開 恐怕一借外債 羣起分肥 利益分開 並把那還債的本錢消耗淨盡 那時國家受病 更岌岌手不可問了

內地人士 漸漸開通 知道移民一事 關係甚多 由個人辦理 不怕艱難 不怕孤單 舍棄了一切家事 奮然長往 到了外邊 遭許多賠折 受許多譏嘲 真有百折不回的氣概 看他辦理的情形 循序漸進 井井有條 費錢不多 費時不多 房屋也修起來了 家室也搬過來了 要是把種種阻碍一概取消 再設了若干方法 力為補救 我國人自移的能力 便不能遏抑 那用耗錢 那用費事啊

(完)

用剛猛的事和那用柔仁的

事兩事相劑剛柔并用這就

號做智者(錄湖南通俗報)

## 推行陽歷之管見

(續前)

大興樂均投稿

### 改歷的阻力

方纔說了半天 全是理想的話 論到事實上 却是有些阻力 先將阻力分著說說

風俗習慣 帝堯命羲和二氏作歷法 以閏月定四時 可見唐虞以前也用的是陰歷 到現在已是四千多年 後來朝代變遷 歲首雖各不同 總是按着月亮的盈虧 來定初一十五 在這幾千年內 自然要留下許多紀念日(如端陽節之類)又有人民附會的節令(如三月三七月七之類)已成了一國的國俗 西哲說習慣是第二個天性 可見風俗習慣是最難改的

陽歷過年的日子 拿太陽最卑點起算 過多少年 全是一個樣子 陰歷過年的日子 本來也打算占住了立春的節氣不動 無奈月亮不能由着人 所以忽前忽後



節氣 農家耕種 既不能用陰歷的日子 自然要靠着節氣 他們聽見陽歷沒有另記節氣之說 惟恐取消節氣 無法耕種 這也算是反對改歷最有力的理由

生日及忌辰 各人每年過一個生日 十年還要作個幾旬大慶 這是不肯改的 祖先忌辰 在大族人家 一年總有幾十天 那日子遠些的 能在一二百年以上 這是不敢改的

過年 陰歷過年 在立春前後 爲的是春夏秋冬 全在一年裏頭 顯着整齊 所以孔子主張行夏之時 漢魏以後 兩千年來 大都採用這種辦法 如今忽然提前過年 似覺不慣 更有那喜歡延宕賬目的 誰也不願意提前

節賑 陽歷無端陽中秋兩節 在商界習慣上 也覺不便

進款 陽歷無閏月 凡是按月進款的人家 算計改歷以後 大約每五年 就要少進兩個月的錢 自然也反對

迷信 中國科學不興 可憐大多數人民 未聞真理 故各種迷信事業

最易發達 命相堪輿 所講的道理 離不開天干地支 干支與陰歷年月有密切關係 取消陰歷 即將此種學說 根本推翻 迷信家有因飯碗問題 不得不反對的

不明白 有很不明白的人 聽見有陽歷 就說我不懂洋歷 若知道是陰陽的陽 他更有氣 說爲甚麼外國道是陽的 中國道是陰的呢 這樣人占多數

觀望 有狠明白的人 因爲大家用舊歷 一家用新歷行不動 只得觀望着暫且不改

改歷的手續

改歷法要緊的是由歷書上著手 現在教育部出版的歷書 固然極好 但仍是不能通俗 似乎應該用兩種歷書 一種是現在這樣的 專爲上流社會用 一種簡明的 如加天文圖說 須改用淺顯白話 此外還要添幾樣東西 (一)陽歷月建記憶法并圖 (二)陽歷節氣日期單 (三)星期檢查表 (四)民國紀元前三百年至今的陰陽歷對照表 此種是爲

普通社會用的

另編陰陽歷對照表專書 用黃帝初作甲子那年起 直至宣統三年止

是書全用陰歷爲綱 專爲拿他去檢查陽歷日子

編輯講解新歷淺說 由各宣講所宣講

粘貼講解新歷白話通告

各書鋪舊有的萬年歷書停止出售

嚴禁私編附帶陰歷歷書

廢止前年所定的春夏秋冬四節 凡專爲春夏秋三節賬目訴訟的一概無效

歸併兩歷 這是似乎很奇 其實也有辦法 陰歷丁巳年閏二月若是不

閏(歷書上將此閏月撤去 換爲二月)也不覺着少了什麼 一到民國八

年二月一日 兩歷自然合併一處 已往的不能辦 未來的仍可辦(若

把陰歷己未年閏七月撤去換成八月)到民國十年十月一日 兩歷仍能

相合 到這一天 可要實行廢止陰歷 須先期通告 所有歷書月份版

報紙賬簿等等 從這天起 再不得附帶陰歷  
消滅阻力的方法

凡人作一件事 一點阻力沒有的時候很少 只看我們的抵抗力 能勝過那天然的阻力 便可以成功 事情可要有理 俄帝彼得第一 當改革國政時 反對的也是極多 賴他認得真 拿得定 到底被他的毅力搬過來 鄭國子產起先做事 有人想殺他 後來有了效驗 又都歡迎了 各國變法 從歷有一國容易的 只要認真去做 不怕不成 方才說到改曆的阻力 不只一端 現在想出幾個對待的方法 也分開說說 風俗習慣 孔子說移風易俗 莫善于樂 可見風俗也不是絕對不能轉移 若是改曆手續完備以後 已經多明白了許多的人 心裏該比從前活便好些 這事情就好商量了 信教自由 各國皆然 中國神仙雖多 也不便干涉人的信仰 各神的誕辰 與各種老紀念 既有日子 必有年分可考 把他的年月日 在陰陽曆對照表專書上一查便得 至於人民附會的節令 如三月三 七月七之類 就讓他們將就借用新曆的

三月三七月七罷 好在當初也是人造的 現在仍由人改造 也不算牽強

節氣 由各省區議會 刷印陽曆節氣日期單 分交各農會青苗會等處 再散給衆農民 貼在家裏 試驗幾年慢慢知道比從前方便 自然要歡迎的(單上千萬注明日子 雖是新曆 節氣可還是我們舊有的 并非 是洋節氣)

生日及忌辰 新曆書上附錄的陰陽歷對照表 滿可以够用 按着舊歷 那一年 某月某日一查 便找着陽歷的日子 記下來就算成功

過年 一天應比做一個小年 立春節的地位 比做上午三點鐘(一天萬不能由三點算起)一天要由夜裏十二點鐘起算 一年當然由太陽最卑點起算 實無法再去遷就四時 况且從前商朝臘月過年 周朝十一月過年 中國也不是沒過過的 也不算出奇 至于那該賑的 雖願意晚還 按着法理 也應替債權人這邊想想

節賑 節賑應改爲月賑 每月一清 免得積壓太多 月賑之外 還有

兩個結賬的日期，就是每年的六月三十，與十二月三十一日。

進款 按月進款的事情，本有許多的可以改爲按一年或半年計算的。要打算這件事改的平允，除非說明少了閏月暗中吃虧的理由，商議設法，略爲加增，以補其虧。

迷信 對於迷信，萬無維持之理，只有兩個字辦法，還是破除。

不明白 他們又不看白話通告，又不到宣講所聽講，又不贊成新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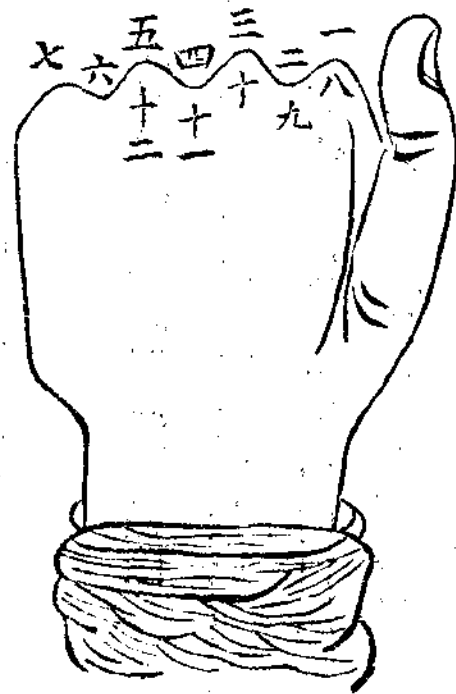
無法感化 只好請他們等到舊歷完全停止以後，慢慢的明白罷。

觀望 觀望的人，本來明白道理，有能改的機會，自然就先改了。

若能按照這樣認真的辦一下子，三年以後，或者這有名無實的陽歷，可以成全起來，也好算民國的一件成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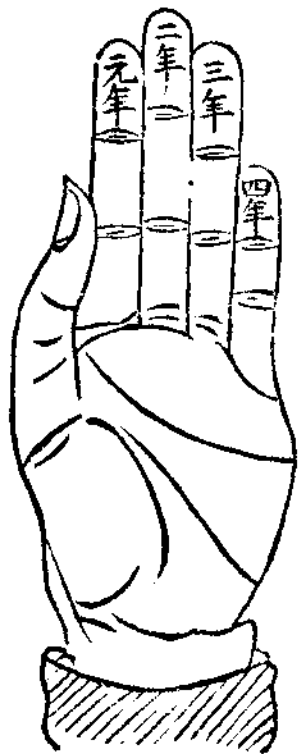
### 月建記憶法

把左手握拳向外 那手背的上  
 邊 手指的末節 就顯出四高  
 三低的樣子來 拿他當個記號  
 用右手指着高低的各節 嘴  
 裏念着幾月幾月 往下數去  
 由食指數到小指 并翻回來  
 由食指數到四指 那個月輪到  
 高處便是大盡 低處便是小盡  
 要查那個月的大小 一數就得



### 指指問閏法

閏日四年一回 要問他在那年  
也極容易 把食指當作閏年  
的記號 (不拘左右) 拿大手指  
按着那四個指頭尖一數 口中  
念着民國紀元的年數 從食指  
挨次數到小指 周而復始 那  
元 五 九 十三 十七 等  
年 自然都趕在食指尖頭 這  
些年的二月 就全是二十九天





總統令

國民常職

三十八

# 年 表

## 數 年 元 紀 國 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表 查 檢 期 星 年 百						

講  
演  
案  
編

國  
民  
常  
識

三  
十  
九

百  
年  
星  
期  
檢  
查  
表

表 日 月							
表	查	檢	期	星	年	百	月
百	表	查	檢	期	星	年	五
年	百	表	查	檢	期	星	八 <small>閏</small> 月
星	年	百	表	查	檢	期	十 <small>閏</small> 月
期	星	年	百	表	查	檢	六
檢	期	星	年	百	表	查	十 <small>九</small> 月
查	檢	期	星	年	百	表	七 <small>四</small> 月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月分 星期日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講演彙編

國民常識

四十

### 檢表法

要知道民國七年一月的星期是那幾天 先找年表的七字一行下面 得個查字 再找月日表一月那一層的查字在第六行 順着查字一行下面 一找 得六 十三 二十 二十七 這四天就是七年一月的星期 可要注意閏年的一二月 另有他的一層 譬如要查九年一月的星期 找着年表九字行下得星字 再找月日表閏年一月那層星字一行下面是四十一 十八 二十五四天 與平年的一月不同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

豈真是天自討天自

命嗎大概理就是天

天就是理一念錯了

一事差了這就叫做

欺天君子所以畏天

命（錄湖南通俗報）

季 孫 文 子 名 行 父 是 魯 國 的 臣 做 魯 國 三 朝 的 卿 相

忠 一 心 只 是 奉 公 家 裏 婢 妾

文 不 穿 絹 帛 所 乘 的 馬 不 喫

國 穀 粟 不 收 藏 金 玉 不 私 置

子 甲 兵 臨 終 的 日 家 臣 賣 什

物 做 葬 具 衆 大 夫 入 他 家

裏 看 都 歎 息 他 忠 於 魯 國

## 儲蓄兒女的教育費

錄湖南通俗報

今日所說的 是勸各位 儲蓄兒女的教育費 這一樁事情 本報館裏的人 曾經再三說過 因為教育子女的事情 是很要緊的 子女的教育費 又是萬不可少的 所以今天提起這樁事 和列位再說一說 在列位聽得這一句替子女預備教育費的話 我知道列位必一定是有些疑惑的 第一件疑惑的 就是我們的生活 困難得狠 還有甚麼錢教育子女呢 第二件疑惑的 就是為我們的子女 學學作田 學學手藝 學學小買賣就罷了 定要到學校裏頭受了這種教育 有什麼益處呢 列位所疑惑的 豈不就是這兩層嗎 列位既有些疑惑 我就先要替列位解釋明白 然後再說儲蓄教育費的法子 列位因為生活困難 就不想子女入學校 似較是不錯的 但是子女不受教育 就沒有生活的知識 譬如不學國文的人 便不認識一字 要他去傳書送信 他就不知道信面上寫些甚麼 不學算術的人 就不懂得算盤的道理 假如有人拿一

串錢 要他去買幾樣零碎東西 他心裏就算不清楚 是這樣無知識的人 就是到公館裏做工 都是不行的 列位的子女 都不受教育 必定也會無一點知識 列位的子女 都沒有生活的知識 列位的生活困難 豈不更重些嗎 列位要曉得專門講省齋主義 不替子女多用幾文錢 使他有生活的本事 就是家財有十萬八萬 也不能够常享安樂 常言道作食山空 終久必窮 這層道理 是很不錯的咧 若是家境貧寒 尤其要講進取主義 替子女設法 使他生活的本事極高 這才是救窮的第一好法子 至於列位 恐怕子女受了學校的教育 還是無用處 這也是誤會了 處現在的世界 無一種事情 不是要科學的知識 凡是學得科學的人 都懂得這個道理 所以各學校裏頭 拿一點粗淺科學 教導學生 正是替學生開着謀生活的法門 就是學作田 學作手藝 學小買賣 這都是有科學書的 人當幼年時候 學得這些科學 就比普通作田的 做小買賣的 本領就要高的多 本報本月十八日的新聞內 載着周南女學校的辦法 每個學生 學過普通各科外

並要選習裁縫一門 或選習刺繡一門 這就是替學生謀着生活的本  
事 又本報每天載着科學淺說 這就是替年紀已大 不能入學校的人  
設法 那科學淺說內所講的事情 極其淺鮮 又是容易做得到的 做  
到的時候 又是很有益處的 是這樣說來 列位疑惑學校的教育 沒  
有用處 豈不是誤會嗎 列位既曉得使子女受教育 是一宗要緊的事  
我就把儲蓄教育費的法子，一層層說來

第一層是子女身邊的錢 可以替他儲蓄 依我們湖南的習慣 小孩子  
三朝日 有人給湯餅錢 過年的時候 有人給押歲錢 到人家去做客  
的時候 東家又必給與小客錢 把這些錢 通通儲蓄起來 積到四五  
年 和本利共數 就有好多了

第二層是父母身邊的錢 也可以替子儲蓄 現在的煙酒 都是很貴的  
吃這兩樣東西 又是很無益處的 做父母的 每天少吃兩口煙 少  
喝幾杯酒 每天能留得錢一百文 一年就可積得三十六串 十年就可  
積的三百六十串 這也不算甚麼頂難的事



列位 要曉得生了子女 本是要穿衣的 要吃飯的 只替他格外籌一點教育費 原來本不是一樁難事 並且一小學校裏頭所收的學費 又不項重 並不要花幾百串 列位果能存一番心 替子女籌備教育費 子女受了教育的時候 就可以替列位謀生活 豈不很好嗎

冬買葛夏買裘爲學

當如是這個意思是

說要預備裘宜冬葛

宜夏爲人當如是這

個意思是說要合時

(錄甘肅通俗日報)

## 說天足

綦曉菴

我們年幼之時 單看見小脚的女子 不看見天足的女子 所以乍瞧見外國傳教的老娘們 就以爲是不長鬍子的老翁 到了北京 乍瞧見不長鬍子的宮公太監 就以爲是外國傳教的黃種老娘們 心中就想女子纏足 真是我中國比外國 又精明 又強幹處 男女有別 一瞧他那兩隻脚 是大是小 是尖是圓 是細是寬 就明白了 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 務要牢記着 裏個秘訣 敢有講天足的 定以破壞祖宗的成規 非聖無法論

及至交了幾位滿洲蒙古的朋友 瞧見他家的女子 頭戴花枝 足穿高履 雖是大脚 也一望而知其姑娘夫人 不覺的想到 中國南方之強 敵不住北方 東方之強 敵不住西方 在這纏足不纏足上 定有絕大的關係 萬惡滔天的 纏足弓足風俗 雖然不能確定爲起自那一朝 那一代 然一定不是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周公 孔 孟

傳授之心法 阿臯 女英 仇氏 衆位老聖女 決定沒有這樣的毒手 並毒其脚

所可考的 西廂記上 紅娘嘲鶯鶯 說 但看見 你那鞋底尖兒瘦 是唐朝 已經有這惡風習了 唐家的女子纏足 回鶻突厥的女子 不纏 回鶻突厥西來 唐家的人馬就敵不住 由五代以到南北宋 宋家的女子纏足 遼金元家的女子不纏 遼金元家的人馬北來 宋家的江山就教他們 鬧了個零零粉碎 明家的女子纏足 清家的女子不纏 清家的辮子軍 從滿洲南下 明家避到南京去 也是免不了亡國 絮絮叨叨的 說到於今 中國的女子纏足 西洋的女子不纏 中國受西洋的欺服 就很厲害 東洋的女子也不纏 中國受東洋的欺服 還要比西洋 更厲害

總而言之 不纏足的女子 可以欺服纏足的女子 不纏足女子的丈夫 可以欺服纏足女子的丈夫 不纏足女子的國家 可以欺服纏足女子的國家 這都是濟濟白白擺在眼前的 這萬惡滔天 可以亡國 可以

亡種的風俗 至今還都不肯改 那禍之首 罪之魁 究竟是那一個  
有人說 是他母親 把那歡天喜地的女兒 拖過來 硬加折割的非刑  
任他哭哭啼啼 自己也情願 犯了那凌遲處死的罪名 總不憐恤  
我說 此話大謬 不然 有人說 是他自己 女孩們 到了纏足之年  
往往自個要纏 及至纏了 痛的叫苦連天 不能動 不能睡 要給  
他放開 他總是不肯 年紀略長 自己曉得用功 總是教他 越躐越  
小 我說 此話更是大謬 不然  
究竟罪之魁 禍之首 是那一個呢 不是他母親 更不是他自己 乃  
是我 乃是你 乃是他 乃是你我他 這一般 給人家做漢子 而最歡喜  
小腳的 他母親 領了他父親的教訓 蒙了他父親的恩愛 試準了 非把  
那兩隻大腳 纏的他 細而又細 小而又小 不足以博丈夫的一瞧更  
不足以邀丈夫的一握 稍微的 大一點 就要討厭 就要吃醋 此中  
的滋味 都品題真了 於是乎 把這說不出來的要訣 暗中傳給女兒  
爲得是愛女兒 好教女兒 再去討他女婿的愛 因爲愛外愛 就忘

了苦中苦 你歸罪於他母親 不歸罪於他親母的丈夫 他母親一定是不能承認的

至於到了纏足之年 往往自己要纏 纏到痛極的時候 有人要給他放開 他自己又往往不肯 這是風俗習慣之誤人 年紀略長 自己曉得用功 就越纏越小 這又全是出於他母親的遺傳 他母親的遺傳 又是出於他父親的教訓 和他父親的恩愛 從根本上解決 罪之魁 禍之首 除了他丈夫以外 我實在再找不到別人 上一面有好者 下一面就必有其焉者 這是一定不易之理 假使爲丈夫的 果然都看做小脚是妖物 聞着小脚是臭氣 那裏有情願受苦受痛 來討厭的呢 我甚不解 靈霄女的 金蛟剪子尖 當年何以不被大上老君的 誅仙寶劍一削而平之 以致遺害至今阿

我更不解 中華民國 要我們人民 自由於法律之中 纏足非法律所規定 何以不能自由開放 纏足又文明法律所不容 何以又不能自由禁止 我常看見 爲媽的 爲娘的 抱着他那親愛的女兒 說 快好

纏足了 我實在割捨不得 聽說 中華民國 不准纏足 何以至今  
還一張告示也不見 若是見了告示 我就一定 不給我那個女兒纏  
有人不依 我就到官家聲冤 據此看來 這種可以亡國 可以亡種的  
惡習 有政府作主 要去也不很難 我今天這篇演講 可以權做 上  
國務總理書 也可以權做 上大總統書  
或有人問 你演講的 是女子職業 這不纏足 也是個職業麼 我說  
中國女子 以纏足爲天職 以纏足爲實業 看做比什麼職業 都還  
要緊 我要說 不纏足 是個中國女子的職業 有何不對 但我今天演  
講的本意 不在乎 以不纏足 爲中國女子的職業 乃在乎 所有的  
職業 都是纏足的女子 辦着不方便的 不消說 上海搖划子的有的  
上看是菩薩花面 下瞧是赤脚大仙 湖廣栽稻秧的 有的上看是  
面似蓮花 下瞧是足似蓮開 萬非纏足女子 所能辦得到的 就是我  
前天 講的那種種貿易 那一種 是纏足女子 能辦得到的 花邊  
髮網 刺繡 草辮 蠶業 雜技 雖有時可以坐着去做 但一纏了足

就有多少的不方便。總而言之。纏足的女子。成了殘廢。毫無人道。不從速禁止。不但於他的生計有礙。那通國的實業。且必大受影響。或有人說。西洋女子束腰。爲得楊柳輕擺。討人親愛。雖不至像楚國宮女。忍餓不食。那胎兒却常勒得墮落了。習俗使然。文明之國。尙且不免。何必責備我華人。這樣厲害。我說。古之君子。擇善而從。不善則改。你不學人家好處。偏去標榜壞處。真是另一樣的哈哈。不必多言。良心自問。

教子工夫第一在齊

家第二方在擇師若

不能齊家則其子自

孩提以來愛憎嘖笑

必不能一歸於正雖

有良師化誨亦難

矣 (思辨錄)

## 工業演說

綦曉菴

### 人力的工

叩倫布發現了亞美利加大洲 回到西班牙國 有明明來道喜的 有暗  
暗發嫉妒的 都不必提 但知道他們要到印度 到中國的心 從此一  
發更不能禁止 不過幾年 就有葡萄牙國的一個水師提都 名叫狄  
亞斯 遭了大風 無心兒 漂搖到亞非利加大洲極南的一個角旁 等  
着大風息了 仔細測量 以為能到此處 就能到印度 能到印度 就  
能到中國而起名叫他好望角 那好望的意思 不但說是望到此處  
好避大風 並且說是望到此處 不遠好到印度 不遠好到中國 到了正  
德十二年 果然有個叫法斯科甲瑪的 坐船繞過好望角 經過德拉斯勾  
海灣 把葡萄牙的國旗 頭一個送到了印度 又住了若干年 更有人  
把葡萄牙的國旗 送到了廣東的澳門 那澳門在明朝的時候 還是叫  
做壕鏡 直到於今 仍就是葡萄牙國占着 還要常常的合我們起交涉



葡萄牙人得了澳門 那西洋外國的人 漸漸的趕來越多 不久那台灣又叫荷蘭國人占了 明朝爲何不能趕出他們去呢 不是因爲他們的船快 他們坐的 不過也是風船 沒有叫什麼火輪船 不是因爲他們的礮大 他們放的 不過也是笨礮 沒有叫什麼克虜伯礮 回護特礮後膛大礮 更不是因爲他們的槍兇 他們使的 不過也是笨槍 沒有叫什麼七星子 毛瑟子 無煙鋼 少連登 十三太保 更沒有叫什麼機關子槍 全是因爲滿洲人漸漸的起自北方 逼近北京 內地裏又多反叛 查考他們外國人 是以做生意爲重 所以就顧不得合他們計較了 外國人的毛眼皮色 雖然合我們有些不同 終究不是力大如牛 也更不是性猛如虎 中國的國家 雖是不能治他 中國的個人 却是有能治他的 清初時候 有一個明朝賜姓朱的 稱呼國姓爺爺 就是鄭成功 他父親教清家殺了 他就趕出荷蘭人去 奪回台灣來 自己占住 另成一國 從此外洋人往來中國 只可常到澳門 澳門屬乎葡萄牙 小國 實在不能爲中國的害

今日就講人力的工。爲何絮絮叨叨的。說這一篇不靠題的話呢。你們要知道。我中國的工業。爲何必要改良。爲何必要去舊換新。不是因爲外國法子進來。相形而見彎彎麼。外國法子進來。不是因爲外國人進來。慢慢的也就傳進來麼。不明白外國人怎麼來的。那能明白外國法子怎麼來的呢。我從說過。自從外國人進了中國。道先三十年火輪船到了南京。咸豐十一年破了大沽口和塘沽。洋槍洋礮到了北京。日後纔漸漸的曉得。我們的工業。是真正不如他們。所以我們打仗打不過他們。並且還要一年比他們窮一年。

他們用水蒸汽的氣力。運動機器做工。用電的氣力。運動機器做工。因爲這兩個法子。矯揉造作。都要燒煤。這裏開礦。那兒打炭。弄得個地球千瘡百孔。一個一個的好大窟窿。早晚開淨了。打完了。要給他們一個好看。誰知道他們鬼鬼祟祟的。早料到這矯揉造作的法子。不能長久。於是乎又把個煙霧塵天的世界。要變成一個電掣雷轟的世界。用的氣力。却是自然而然。出於天然的清風流水。熱鬧之極。歸

於平常 西洋先生 真是會從根本上解決

我今天更要講到根本的根本上 清風流水 還是不如個人 還是要有

人用 我想到光緒二十六年 義和拳瘋魔的時候 外國人占了天津衛

有一個湖北的老先生 對着一個在旗的頂大的官兒說 打些敗仗 丟

些槍礮 怎麼是好 那個頂大的官兒 把桌子一拍 把小眼一瞪說 嚇

你那兒知道 砲之用有盡 而刀之用無窮 刀之用有盡 而拳之用無窮

在當日雖是極不通時務的話 我今日却要學了來 說煤之力有盡 而

電之力無窮 電之力有盡 而水之力無窮 水之力無窮 而人之力更無窮

我說那人之力無窮 不是說人的氣力 就能運動火輪船 也不是人的氣

力 就能運動火輪車 更不是說人的氣力 就能運動製造局的一些大機

器 乃是說 我中國有的是人 現在沒有大本錢 行火輪船 行火輪車

開大製造局 我們也要講究 有什麼機器 是可以用人力運動的 有什麼

工夫 是非人力做不成的 一時雖不能成起大事業 暫且也可以吃飯

可以救窮 外國人也就不敢小量我們 要知道這個實在 且聽下回分解

## 戒吹 (續前)

錄湖南通俗報

又有一個貓子 也是頂好瞎吹的 有一回 他與一隻小山羊 在院子裏打架 正打的很厲害 忽然來了一個狼 其勢洶洶 凶惡非常 他們都駭得要死 小山羊急忙躲在一個夾牆內 貓子爬上了牆頂上 駭得不要命的亂叫 那個狼也就慌忙的跑了 因為貓子叫的緊 恐怕驚動了主人 所以他也慌忙的跑了 但是這個貓子 原來是好吹 他見狼跑了 錯認爲是怕他的 乃跳了下來 隨後追趕 狼因離院子太近 只得向前忙跑 貓見狼跑的緊 更以爲是怕他的了 他越發隨後追 越追越遠 狼因離院子已遠了 可以不怕了 便回頭一口 就將貓子咬死了

列位我們照這兩樁事看來 可見好吹的 大則傷身 小則見笑 試問有什麼益處呢 我曾親眼目擊幾宗事 也是因好吹壞事的 有一個人總誇他怎樣有銀錢 又說他那樣有路徑 于是他兩個朋友 一個向他借

錢 一個向他謀事 這兩個人因為有求於他 說了好多恭維的話 三尺六 一尺四的高帽子 很送了些他戴 那人因說出了口 只好答應着 又落得別人巴結了一番 然而一而再 再而三 總要推延 惹得那兩個朋友 都怨恨起來 其先還只避地裏說歹話 後來很現不悅之色 過了些日子 還是沒有音信 便當面菲薄 硬呪罵他 不該瞎吹不能謀事借錢 都是小事 因為着了指望 反誤了他們的大事 唉 列位 像他昔日受人恭維把結 雖說快樂舒服 今日之下 受人的這般糟蹋 也就很難堪喲

又有個人 也常說他很富足 鄉裏有若干田地 家裏有若干銀錢 那知他本是無意的吹 却被有心的強盜聽見 土地是拿不起走的金錢原是人人愛的 於是邀約夥衆 好去發財 誰知到了他家 並沒有那些東西 可見俗話說的好 強盜進門 不興空過 雖沒有好的 却有歹的 於是將他一切所有的 都偷得光光溜溜 一點不留 他後來連換洗的褲掛都沒有了 硬不好出外見人 失悔不轉 但恨自己不該好吹

的  
列位須知爲人在世 一言一語 都要誠實 古人說 見人且說三分話  
未見全拋一片心 今乃無的說出有的來 假的裝似真的樣 只圖一  
張嘴胡說亂道 不管見笑不見笑 也不管惹禍不惹禍 那是何苦來呢  
並且犯這毛病的 現在很多 所以我特爲勸大家 要戒這個吹字才  
好

(已完)

人家子弟已識字後

即禁看淫書小說此

種本屬子虛烏有少

年誤認爲真眩目蕩

心最爲害事當稽查

其背後借看搜出即

投之於火

(黃黎乙蒙養編)

檳榔不可久食

醫書載檳榔治瘴川廣人皆喜食之他處亦染此嗜好不知其性沈降能破氣耗損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識受害之由嗜之者終無所警也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有云川廣人皆食檳榔頃刻不可無無則口舌無味氣乃穢濁蓋檳榔能降氣亦能耗氣肺爲氣府居膈上爲華蓋以掩腹中之穢久食檳榔則肺縮不能掩覆故穢氣升聞於輔頰之間此論檳榔之害最爲真切

(錄天津星期報)

## 附記

### 糾正陋俗布告（續前）

三戒纏足 我國婦女纏足 見笑鄉鄰 貽害種族 其弊不可勝道 所以自前清末季 卽有明令禁止 民國以來 集會的集會 演說的演說 幾乎把利害都已說盡 揣情度理 似應一律解放 不至再染舊習了 及至仔細調查 偏鄉僻壤 却又仍是放足的少 纏足的多 纏足的危害 較辮髮尤重 放足的反倒不及剪髮的踴躍 這豈不是一種奇異的現象嗎 要說放足 以後不易結婚 不肯先自立異 然而青年學子 人人部知道這纏足 是種身體上的缺陷 試問他要擇婦 是放足的合式 還是纏足的合式 我們反倒說是立異 不肯解放 是不是一種糊塗心理 要說是借此防範 所以不放 豈知婦女的貞淫 全在門風好壞 學問有無 斷非纏足所能防範 難道不守閨範的婦女 都是不纏足的吗 而且防範女子 先殘毀肢體 難道要防範盜竊行爲 可以預



先拷掠 預先拘禁起來不成 倘是要防範男子的淫行 又有什麼方法呢 史載劉先主時酒禁甚嚴 凡有收藏酒具的 都要從重科罰 偶與簡雍微行 路遇一人 簡雍遽云此人必犯奸淫 宜即收繫 先主問以証據 簡雍答云 因此人有淫具在身故知 先主大笑 自是遂弛酒具之禁 以此例彼 如是防範 寧非可怪 更有一層 教育逐漸普及 學生智識日開 將來擇婦之時 於門當戶對以外 或者放足不放足 也成爲揀選的一個標準 亦未可知 注意子女纏足的 不惟勞而無功 更是自尋苦惱 以外不堪設想的慘劇 更是不忍盡說了 從此以後 年紀過大的 固然是不易驟放 其尙未纏足 或年紀尙幼的 必須一律禁裹 既除陋習 又滌國恥 我們又何樂而不爲呢

四禁賭博 賭博之害 廢時失業 疲精耗財 而且大則盜竊 小啟爭端 貽害社會 病及國家 凡是稍爲自好的人 就該毫無沾染才是 奈自近數年來 不但下流無賴 仍多依爲生活 未見減少 上流社會亦復驅之若鶩 樂此不疲 美其名曰消遣 試問我國事業 正在萌

芽 專心致志 猶懼不能進步 不能擴充 要是不論晝夜的消遣起來 能够再有起色不能 而且消遣二字 一面是休息疲勞以後的精神 一面是恢復疲勞以前的腦力 一面涵養以後辦事的興趣 合於以上條件的遊戲 才能算是消遣 試問賭博者種遊戲 究竟於何條相合呢 況且 正當消遣 本自多端 試看東西人士 不必說是租界以內 甚麼球戲 甚麼賽馬 甚麼競舟 甚麼游泳 甚麼溜冰 形形色色 應有盡有 就沿鐵道的日本居留人民 戶口不及我國一大村落 便有甚麼小圖書館 小閱報所 公共的小花園 春秋佳日的小運動會 角球角力 更是視若性命 非有不可 至於他們本國以內 更是無上無下 無貴無賤 都有一種極有勢力的遊戲 爲一國的好尚 凡稍含有賭博性質的遊戲 除却一類窮奸大猾 借此坑陷 敢於冒法犯紀外 幾於無人過問 而且所有的種種消遣 都含有高尚的興趣在內 國家主義在內 平時不過爲社會的運動 臨時即借揚國家的光威 所以觀察西洋社會的 斷定爲一種動的道德動的民族 高視闊步 好勞惡逸 展拓殖民的事

業發明精深的科學，都是善於消遣的結果。我們日日消遣，究竟消遣的效果何在呢？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就算不以熱心志士自待，難道匹夫兩字，也不肯承認嗎？爲甚麼犧牲上極可珍重的光陰，極有價值的人格，甘效牧豬奴，日與下流賭匪博棍爲伍呢？刑章具在，警律難容，到頭也只是自尋苦吃，其實又何必呢？

以上列舉四端，或是關於禮教，或是關於風化，都是端本正俗，維持世道人心的大業，事實雖止四端，關係均極重要，而且明令禁止，講演勸導，業不啼唇焦舌敝，三令五申，在本尹拯濟爲懷，固不憚再三之告，惟爾等天良具在，豈果無觀感之誠，當前覺悟，總勝事後追尋，願各互相勸勉，其勿視若具文。

(已完)

梭格拉底曰：天賦人以兩耳目，

一口蓋欲其多聞，見少言論，

天賦人以四肢，一口蓋欲其少

說話，多做活（錄天津星期報）

###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稿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酬論無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稿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停付外其後之稿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